

革命故事会

II



图书馆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革命故事会

第十一期目录
一九七五年十一月

绘新图.....	邬大浩(1)
大脚婶婶.....	祝德耀(11)
老钟宝育秧.....	吴仲川(18)
报喜之前.....	季惠生(28)

• 评论《水浒》故事 •

投降派的眼泪.....	(34)
奴才的梦呓.....	(37)

• 南市区唐家湾街道革命故事创作选刊 •

里弄女支书.....	姜与生(41)
样样管.....	杨德康(47)
特别药方.....	葛明富(54)
两个守门员.....	程以雨(61)

· 田头小故事 ·

旺根大伯.....顾惠德 吴志娟执笔(66)

洪大妈卖鸡.....王金龙(72)

红医丹心.....严志坤(76)

· 评 论 ·

题材新颖 小中见大

——评田头小故事《一担泥》.....金山县枫园公社
红星大队故事评论组(82)

在斗争中展现英雄性格

——革命故事《冲姑娘》读后忻才良 姜善坤(87)

· 信 箱 ·

讲革命故事碰到的三个问题.....(91)

· 简 讯 ·

党委重视 抓得扎实 大胆革新 勇于实践

——记南市区唐家湾街道的革命故事活动(94)

革 命 故 事 会

(11)

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字数 44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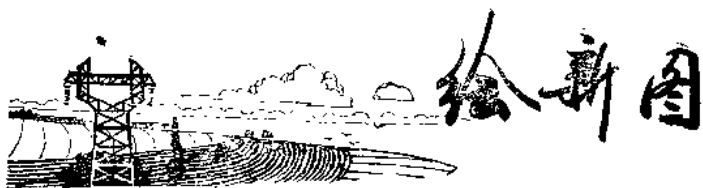
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上海海幢路5号

统一书号: 10171·540

定价: 0.12元



金山县枫围公社 郭大浩

十月里的一天傍晚，泥龙湾生产队老队长曹根云刚从上海运肥回来，就去看队里的一片高产田。高产田地势高，有十多亩面积，熟熟高产，年年丰收，社员们称它“小米囤”。曹根云摸摸“小米囤”里的水稻，沉甸甸，重墩墩，真是看看高兴，想想得意。他正想转身回家，突然脚步停住了：哎，为啥田里插着一排红旗？觉得有点奇怪。

正在这个辰光，只听见打谷场上有人在唱革命样板戏《沙家浜》的选段：“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，画出那锦绣江南鱼米乡。”根云抬头望去，只见唱《沙家浜》的正是自己的女儿曹雪娟。雪娟今年二十三岁，打着两只短辮，一对眼睛十分秀气，最近，担任了大队农业规划组组长。曹雪娟眼睛尖，看见阿爸立在“小米囤”旁边，就连蹦带跳地和大家走了过去。根云见了女儿，急忙问：“雪娟，田里为啥插了红旗？”雪娟高兴地说：“为了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，大队规划组发动群众，制订了规划，决定筑一条地下两用渠道，这条渠道筑在大队中心，穿过我们的‘小米囤’！红旗就是我们测量的标记。”“啥？”曹根云一听顿时眼睛睁得滚圆：“雪娟，摇船靠橹，种出凭土。这‘小米囤’土质好，产量高，你在图上划条线，

队里就得损失几亩高产田！”雪娟见阿爸舍不得“小米囤”，说：“阿爸，队队长出好庄稼，山河就得重安排。我们要象郭建光唱的那样，用劳动人民一双手，画出锦绣江南鱼米乡。将来筑了地下渠，下面流渠水，上面跑农机，就能调整水系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。到那时，队队长起宏图，处处变大寨。阿爸，我们要朝前看哪！”

曹雪娟有个特点，讲起话来三句不离朝前看，日子一久，大家给她送了个绰号，叫“朝前看”。社员们称赞她说：“曹雪娟、曹雪娟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心中有个大目标，胸怀大局朝前看。”曹根云呢？也有个特点，讲起话来喜欢兜兜圈子，打打比喻，是队里出名的“老比喻”。可是这个“老比喻”往往在局部利益上兜圈子。因此，“老比喻”碰着“朝前看”，矛盾叮叮当当，闹起来就象两只碗相撞。

现在“老比喻”听女儿这么一说，又打起比方来了：“雪娟，西瓜心，甜津津，筑渠筑在‘小米囤’，好比西瓜挖掉心。我问你，这个主意是谁提出来的？”“是我们雪娟提出来的！”突然后面响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声音。根云回头一看，是老贫农周根祥。原来“小米囤”位置在渠道头上，如果筑路绕过“小米囤”，那么头上歪脱一点点，梢上就要歪脱一大片，渠道就要脱离大队中心。这样，离开渠道远的大片土地，灌水慢，排水难，而且还要影响全大队的土地格子化。因此，雪娟和队里社员商量以后，在大队规划会上，主动提出牺牲自己队里的“小米囤”，让全大队的大片土地受到益处，还特地画了一张农业发展规划图。根云听说是雪娟出的主意，肝火旺起来了：“雪娟哪！你不能只顾朝前看，朝前看，不为本队利益算一算，旁鲋鱼还留三寸肚肠哪！”说着一把将田里的红旗拔了起来。根祥伯见

曹根云拔了红旗，说：“根云哪，我们牺牲一点点‘小米囤’，受益的却是全大队的‘大米囤’啊！”根祥伯话音刚落，在场的社员也纷纷议论开了。有的说：“我赞成！”“我赞成！”有的说：“是得把眼光放远一些。”但也有几个人闷声不响，摇摇头。曹根云见大多数人愿意，就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好吧，我也不拖后腿；不过，总要为集体的利益多想想！”根祥伯见根云讲得不痛不痒，就说：“根云，你既然不拖后腿，就把红旗插下去！”根云思想不通手发软，两只手抖发抖发，旗怎么也插不下去。雪娟



跨上一步；接过红旗，“嚓”的一声，把旗牢牢地插了下去。

时间过得蛮快，转眼三秋已经结束。这几天，雪娟带了一班青年，突击围河泥。她心里早已打好了算盘，筑渠穿过“小米囤”，减少了一点面积，只要措施得当，多施肥料，就能增加单产，补回损失。根云对女儿这条措施，当然称心，还打算买条新船，加强围泥力量。

这几天，大队里正在装运钢筋、水泥，忙着筑渠的准备工作，可是缺少船只，运输忙不过来。雪娟考虑到运输跟不上，要影响渠道的开工，决定把队里的三只船集中起来，支援大队突击运输。今朝吃好早饭，曹根云要去造船厂买新船。他正要出门，雪娟拦住他说：“阿爸，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。”曹根云听见要商量事体，心里一紧张。他想：大队里运输兜不转，莫非要借船？雪娟一讲，根云又是摇头，又是埋怨：“你这个小姑娘真是臂膊朝外弯，一点不想自家队。船一抽脱，围泥围不成，损失哪能补得转？”说完，气乎乎地走了。

曹根云走到河滩边，看着队里的三条船，想着心思。大队里一借船，我的计划要打乱。今朝我去造船厂，雪娟把船摇脱哪能办？他抬头看了看村里的浜斗，倒有了主意，于是把三只船统统摇了进去。心想：这样一来，三只船只能在小浜斗里围泥，看你哪能摇得出去装水泥。

过了一歇，雪娟和根祥伯等几个社员来到河滩头，准备摇船去镇上装钢筋、水泥。咦，三只船怎么不见了？雪娟正在着急，却见船停在浜斗里，于是奔过去，跳上船，拿起橹就摇。啥人晓得摇了没几橹，船就“嚓”的一声搁浅了。原来这只浜斗养过鱼，筑过一条坝基，后来没有全部拆掉。刚才根云趁潮水把船摇了进去，现在一落潮，坝基和水面差不多高了，船就摇

不出去。雪娟晓得一定是阿爸做的“好事”，心想，阿爸的本位主义，也反映了小生产的小农经济思想。这种思想正是农业学大寨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障碍，就象眼前这道坝基挡住了船一样。想到这里，她下了决心，今朝这道坝基一定要闯过去。于是她“扑通”跳进河中，扛起船来。根祥伯和青年们也一齐跳到河里。“一、二、三”，终于把船推出了坝基。三条船出了港，直往镇上而去。

再说曹根云去造船厂领了货，摇着新船高高兴兴回家转。将近摇到三叉口，突然叉口里飞出三条小船，领头那条船上，背纤的是老贫农根祥伯，把橹的正是自己的女儿雪娟。根云心里暗暗叫苦：这个小姑娘真厉害，船还是被她摇出来了。他一边追，一边喊：“雪娟，你把船摇出来做啥？”雪娟别转头，见阿爸买船回来了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载水泥！”雪娟讲载水泥，根云听成鬲河泥，心里交关满意，他用力摇了几橹，追上了雪娟的船，朝船上一望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原来不是河泥，而是水泥！真是女儿和爹唱对台戏，踏碎皮球一包气。雪娟见阿爸动了肝火，心里想：我们要大干社会主义，就要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，同小生产的旧观念作彻底决裂。于是就诚恳地说：“阿爸，我们不要抬头看帽檐，低头看鞋尖，要朝前看哪！不能抱牢小卒子，攥掉车马炮！阿爸，以前你也口口声声讲农业学大寨，可是一触痛本队利益，喉咙就不响了，眼睛就不亮了。我们要真学大寨，就得大干、大变，树立‘誓把山河重安排的雄心壮志。’”根云理亏舌头短，可是嘴巴一点不肯软：“我不跟你磨嘴唇，反正你只顾渠道运输，不顾队里积肥，我就是不同意！”这时，正在一旁的根祥伯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他翻开后舱盖，说：“根云哪，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根云头伸过去一看，呆脱了，是一舱垃圾。

原来雪娟装好水泥，见后舱还空着，就顺便和镇上清洁所联系后，一连扒了几只垃圾箱，装了满满三舱肥料。根云看到这一情况，心里想：雪娟一只手捉了两只蟹，算计倒是不错。我同“朝前看”确实差了一大段，今后，要好好向女儿学习。

由于广大贫下中农的努力，地下管道已经埋好，接着就要盖泥加高渠道。这天，根云到公社开会去了，雪娟为了了解工程进展的情况，在附近几个队兜了兜，她发现大队有些田块地势低，如果再挑去一层泥加高渠道，就要变成低洼田。雪娟一了解情况，心里想：全面规划学大寨，社社队队一盘棋。“小米囤”地势高，我们应该挑泥支援！

雪娟回来，和规划组的同志一商量，她的打算立刻得到大家的支持。但根祥伯叹了口气说：“就不晓得你阿爸是怎么想的！”一句话，使大家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雪娟身上。雪娟看了看大家说：“草不断根要出，病不断根要发；他头脑里的小生产思想不铲除，碰到新问题就要复发。因此，摆在我们面前的，不仅仅是一场生产仗，更是一场思想仗！我们相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，一定能照亮他的心，指点我们画出社会主义的新蓝图！”几句话，把大家的心都说得热乎乎的。根祥伯高兴地说：“还是雪娟想得深，看得远哪！”

挑土支援的消息一传开，队里几个富裕农民跳了起来，说：“这明明是肥了人家，瘦了自己，年底分红又要少几块钱！”见队长曹根云开会回来，正在“小米囤”周围兜来兜去，就连忙走了过去，叽哩呱啦地把事情一说，就没完没了地埋怨雪娟不懂道理。根云本来思想没有完全通，现在被他们一拨一挑，火势就上来了，只见他抓起一把“小米囤”的土，“蹬蹬蹬”地朝家里走去。

这时，雪娟正在家里等阿爸回来商量挑土支援的事。突然，门“砰”一声被推开了，只见阿爸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手里拿了一把乌澄澄、亮油油的泥土，“嘭”地朝台子上一丢：“雪娟，你出的好主意，当初规划筑渠道，损失了几亩高产田；现在你又要挑掉面泥去支援，‘小米囤’不是全完了吗？你看，这么好的泥土，你舍得丢，我心痛！”这时，雪娟心里恨呀！她恨小生产思想，象“巴掌山”一样挡住阿爸的双眼。但她没有马上和根云顶起来，因为她晓得，解决思想问题，雷厉风行是不行的。只见她走了过去，把根云丢在台子上的泥土，一点一点地捋到一起，重新又捏成了一团。根云见女儿不声不响，以为她听取了自己的意见，火气就稍微小了一点。往炉子上加了一只煤饼，想泡壶茶吃。他一面用扇子扇炉子，一面又打起比喻：“拿脱瓦片屋顶要漏，挑脱面泥田脚要瘦，以后‘小米囤’拿啥去丰收？再说……”根云正想讲下去，突然刹车了，做啥？原来他摇了一歇扇子，火仍旧旺不起来。雪娟走过去，拿起水壶一看：阿爸把煤饼装歪了，眼子没有对准，因此炉火不旺。她用火钳拨正了煤饼，再用扇子一扇，火立刻旺了起来。雪娟放下扇子，说：“阿爸，煤饼要只只眼子发挥出热量，炉火才能旺。一队好不算好，只有队队兴旺，人民公社才能象芝麻开花节节高。”根云想：这个小姑娘倒也打起比喻来了，真是“老比喻”碰到个“新比喻”。不管怎样，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让步了！

正在这个辰光，老贫农周根祥和社员们肩挑畚箕，手拿铁镢走过来了。根祥伯说：“根云，我们等你下命令，挑泥加高渠道！”根云一听，“腾”地跳了起来，窜出门外，夺住铁镢说：“你们这样做，不是在挖肉补疮吗？”根祥伯也夺住铁镢不放：“队长，你这是显微镜里的‘我’字，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呀！挑脱

面泥，只要抓紧积肥，一定能补回损失！”就这样，两个人拔直喉咙，一个象爆米花，一个象劈毛竹，抓住一把铁锸，你争我夺，气氛十分紧张。突然，只见根云手一松，一步跨进房间里，一把拿起雪娟刚捏拢的土，冲着雪娟说：“你们真是蚕宝宝吃桑叶，胃口越来越大了！竟忍心把这么好的泥土拿去支援，我真不明白你们想的是什么！”雪娟听阿爸讲出这句话，心里顿时象升起一团火。只见她冲到里面房间，打开箱子，拿出一只纸袋，从里面“嚓”抽出一张已经退了色的报纸，递到根云面前，说：“阿爸，你看，当时你想的是什么！”这张报纸根云是熟悉透的，上面还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呢！所以一直保存到现在。那是在解放后土地改革的时候，斗地主、分土地，祖祖辈辈用血汗开垦出来的土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手里。这块“小米囤”就是分给根云一家的。当时的根云看着分到的土地，摸着肥沃的泥土，真是看也看不够，摸也摸不厌。想想过去，比比现在，他捧着一把土，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！他们这个乡土改工作搞得比较好，正巧报社记者来采访，就照下了根云分到土地时的那个镜头。后来报上发表时旁边还有一行字：翻身农民喜洋洋。现在根云看看这张照片，心里一震，手一松，“噗笃”一把泥落到地上。原来，照片上根云的姿势和现在根云的姿势差不多，手里都捧了一把土，只是面色两样一些。

这时，雪娟语重心长地对根云说：“阿爸，你曾经几次拿了这张报纸，指着这张照片对我说：‘不要忘记，是毛主席、共产党把土地分给我们穷人的！我们定要叫它为社会主义出力呀！’后来，你还告诉我：那年初春，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你二话没说，把棉袄一脱，吐口唾沫，两手一搓，拿起铁镐，把划地的石碑砍倒了。你说：‘让私有制见鬼去吧！’

我要走集体化道路，叫“小米阿”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！这些话，你给我讲过多少次，我可一直没有忘记呀！今天为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阿爸，你又是怎么想的呢？”这时，根祥伯插上来说：“根云哪，当时老乡长还表扬你，说你带头破除私有制，参加合作社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上浓浓地画上了一笔！”根云毕竟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，翻身感强，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，被女儿、根祥一提醒，脑子好象清醒了一些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今天我为了把生产队这个集体搞得富富的，社员群众的收入多一点，难道就错了吗？”雪娟看出根云的思想有所触动，但还跳不出小生产的狭隘眼光，就说：“阿爸，眼前利益要考虑，但更不能忘记我们还担负着破坏旧世界，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任务啊！”说完，打开一张图，根云一看，只见图上一片新气象：土地格子化，处处农机响，猪满圈，牛羊壮，田里一片丰收粮，绿树成荫果满园，新邨楼房一幢幢。根云看着，看着，刚刚还是睁得滚圆的眼睛，又高兴得眯成了一条线。这真是：看到社会主义的新远景，浑身都会有股劲。突然，根云别转身来，问雪娟说：“我怎么想不到这些呢！”雪娟见根云思想不断提高，就趁热打铁地说：“阿爸，草从根来，浪从风来；小生产的旧观念，使你不愿继续革命。看不到推翻私有制，组织合作社，这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的第一步；看不到将来集体所有制还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；忘记了毛主席当年的教导：‘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，还要努力作战。’阿爸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，一直要画到共产主义呢！”听听女儿的话，看看远景规划图，想想自己今天的行动，根云真是心口发跳，脸上发烧，不禁从心底里掏出几句话：“雪娟，我真是井底田鸡眼光短，只会打打小算盘。从今后，一定要好好学

习，‘老比喻’也要朝前看！”雪娟高兴地问：“那泥还挑不挑呢？”根云响当地回答：“挑！”雪娟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那‘小米囤’怎么办呢？”根云爽朗地笑了：“朝前看！要它继续为社会主义出力！”

地下渠的工程突飞猛进，面泥一挑高，就象柏油马路一样，亮油油，平坦坦。到了胜利完工那天，渠道上红旗飘扬，锣鼓喧天。雪娟和她阿爸，还有根祥伯走在一起。根云今天不要提有多少高兴了，只见他嘴巴笑得合不拢，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线，对着大家说：“我们向着共产主义又迈进了一大步啦！”雪娟也高兴地说：“是呀！我们在祖国的山河上又画出了一幅锦绣宏图。真是远景变近景，越干越有劲！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，我们要象大寨的贫下中农那样，一步接一步地朝前迈进！”





大脚婶婶

南汇县坦直公社 祝德耀

大脚婶婶是朱家宅生产队的妇女劳动组组长，名叫张冬梅。她脚特别大，四十码鞋子还嫌小，走路“啪哒啪哒”象打麦，小伙子也跑不过她，方圆三里出了名，大家叫她“大脚婶婶”。婶婶脚大思想红，样样工作争着做；学习理论不放松，一心为公向前冲。

就说在三抢前召开的社员大会上，生产队长忠祥把这次三抢的任务、要求讲完，刚想宣布散会，只听大脚婶婶说了声：“慢！”队长一听感到奇怪：“还有啥事体？”大脚婶婶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三抢大忙明天就要开始，队里的一些推耙、四齿耙坏脱了，还没有修好，木匠为啥到现在还不动手呀？”队长为难地说：“我跟木匠童田密说过了，他说没空。”“没空？他做起队里生活象条虫，夜里做私人生活却象条龙，我看是思想有问题。”队长也不得不承认：“这个人好跑出去赚外快，是得跟他再商量商量。”“还要商量？”大脚婶婶的喉咙粗起来了：“我看你思想更有问题。”队长不服气地说：“我又没外出赚钞票，有啥问题？”“单这些就够了吗？一个干部，不去阻止这种不正当做法，反而怂恿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这难道不是大问题？”大脚婶婶

的脸严肃得象一块铁板。队长听不下去了，“腾”地从凳子上弹了起来：“别乱扣大帽子！”大脚婶婶不管队长跳得多高，仍旧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不要被过寄亲的关系蒙住了眼睛！”一句话说得队长面孔难看得象涂上了一层黄蜡。

原来队里有个木匠叫童田密，学了一手木匠活，专靠替人家做手工生活赚外快，队里劳动几乎不参加，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铜钏迷”。童田密为了自己外出方便，就利用攀过寄亲的手法与队长拉上了关系，并经常不收钱为队长家里做些木工生活，日长时久，队长也就为他外出开了方便之门。这几天，童田密正在镇上与人家合伙做樟木箱，根本没心思在队里做生活。这时忠祥队长想，会再开下去，就要收不了场子，赶忙敷衍地对大脚婶婶说：“等一歇我再去跟童田密说一声。”说完匆匆忙忙地宣布散会。

大脚婶婶一番话，不但触痛了队长忠祥，更刺痛了木匠童田密的老婆钱金花。这女人私心重，对集体关心少，平时出工经常落在后面，所以有人称她“小脚婆婆”。等队长刚宣布散会，她连忙端起凳子，别转屁股就朝家里跑。把会上的情况跟老男人一说，童田密一想，不好，自己的饭碗要敲掉了。眼睛骨碌碌一转，就和老婆叽叽咕咕商量起来了……

再说，会议一散，大脚婶婶本想跟队长交交心，但接到通知要她马上到大队去一趟，所以事体就搁了下来。临走，她对媳妇桂芳说：“你今晚抽空到街上去买几块砂砖来，明天割稻时磨镰刀用。”

吃好夜饭，桂芳想早点哄小囡睡觉，自己好到街上去买砂砖。但儿子小铁宝就是不肯睡，桂芳刚要发火，只听门“吱呀”一声，走进来一老一小两个人：小脚婆婆手抱西瓜，旁边还跟

着她的孙囡。小脚婆婆笑眯眯地对铁宝说：“不要吵，婆婆送西瓜给你吃！”然后，又对桂芳说：“这只西瓜虽不大，只有六斤四两，但还算是我的一份心意！”桂芳连忙推辞不要，小脚婆婆故作亲昵地说：“一个宅子，都是自家人，分啥你我！”一边说，一边拉过孙囡喝斥道：“小戇大，连寄妈都不肯叫一声。”孙囡害羞地叫了声：“寄妈！”桂芳被钱金花这一套弄得真不是味道，说：“我姆妈从来反对攀过寄亲，她说，这是旧风俗，要坚决破掉！”小脚婆婆说：“你婆婆也有点太顶真了，大家亲亲热热，有啥不好？”桂芳看她这副样子，实在讨厌，就抱起小铁宝，对钱金花说：“你快把东西拿回去，我要走了。”说完就要往门外走。小脚婆婆急了，她想对方不上钩，往后事体不好办，我索性来个生米煮熟饭，把西瓜切开你就不好意思退了。想到这里，她一把拖住桂芳，一手又从台子上拿起菜刀，刚要动手切，只听“嘎吱”一声，门被推开，从外面卷进一股风，小脚婆婆晃了晃，定睛一看，冲进来的正是大脚婶婶！小脚婆婆吓得倒退两步，切西瓜的劲道不知跑哪儿去了，拉着孙囡赶紧朝门外溜去。桂芳把刚才的情况对婆婆说了一遍，大脚婶婶听了，拿起西瓜就往外走。

小脚婆婆前脚刚刚跨进自家屋思的门槛，气还没喘定，只听门外传来“啪哒啪哒”的脚步声，晓得是大脚婶婶来了，赶紧想把灯关掉，装作已经睡觉，想不到她刚把电灯线一拉，只听见老男人一声惊叫：“噫唷！还不快开灯，手指都斩坏了。”原来童田密正在做生活。小脚婆婆晓得闯穷祸了，慌忙拉亮电灯。这时正好大脚婶婶一步跨了进来。她把西瓜往台上一放，不客气地说：“对我用不着这一套！亲不亲，思想上划，道路上分。攀过寄亲我们不相信！”童田密得知计谋被识破，忙掩饰

地表白自己：“老太婆思想旧，我叫她别搞这一套，她偏不听。”小脚婆婆见男人推到自己头上，就叽叽咕咕地说：“明明是你要我去的嘛。”大脚婶婶说：“到底谁的主意，老母鸡生疮自己有数。”童田密当场被老婆揭穿把戏，心中很恼火：死老太婆，脑子一眼勿转弯。没办法只得强装笑脸对大脚婶婶说：“阿嫂，依坐一歇。”说完又是倒茶又是端凳，显得十分巴结。“不用了。”大脚婶婶钉住童田密说：“队里的几样农具你打算啥辰光修理？”童田密本想推说没时间，但今晚做私人生活又被大脚婶婶撞着，只得说：“明朝一定做，明朝一定做。”大脚婶婶说：“别象戴卫生口罩，光嘴上一套，要心往正道上想！否则，别说手指头斩坏，恐怕还要跌到泥坑里去呢！”童田密连连点头：“是是是，你阿嫂讲得有道理。”

大脚婶婶回到家里，和桂芳一商量，桂芳拔脚就往镇上去。做啥？故事讲下去自然会明白。

第二天清早，大脚婶婶在河边磨镰刀，她磨了又磨，试了又试，总觉得刀还不够快，恨不得叫它削铁如泥、吹毛就断才好。磨完刀，她伸了伸酸痛的腰，抬头看看启明星还早，又觉得今朝天亮得特别慢。猛然间，她听见有什么铁器相互撞击了一下，寻声望去，只见上镇的路上有个人正在急匆匆赶路，她以为媳妇回来了。但仔细一看，不象：那个人弯腰曲背象只老河虾，肩背一只扁塌塌的木箱子，里边还放了不少木匠工具，正慌慌张张向镇上走去。这个不是别人，正是木匠童田密。大脚婶婶放下镰刀，拔脚就向他追去。童田密见后面有人追来，吓出一身急汗，赶紧加快了脚步。大脚婶婶见他不，就喊了一声：“童田密，慢一点走！”童田密只装聋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往一条茅草路上走去。大脚婶婶见他往这条小路